



老槐树下好乘凉

□ 韩进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故乡那棵老槐树下,是乡亲们享受清凉的好去处。那是栽树的先民们为后代子孙留下的风刮不走,日晒不干的一片“福荫”。我便是那片福荫中长大的孩子,五六十年过去,老槐树下乘凉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甚至槐叶槐花苦涩又清香的气味都依稀可闻。

盛夏,骄阳似火,大地热得发烫。屋里屋外,院头院尾,找不到一处足够凉爽的地方。还好,一株国槐,当街独立。树冠硕大,树身粗壮,根深叶茂,仿佛一把巨伞,遮挡了强烈的阳光,布下了大片的浓荫。浓荫里,一层天然的细沙干爽无比。

夏日的晌午,男人和稍大点的男孩子是没人愿意待在村里的。饭碗一撂,就奔了村外的小沟大河,去享受乡野男人们赤条条的亲水之乐。不洗透了,不玩儿够了,是不回家不下地的。于是,村里老槐树下就成了老弱妇孺的世界了。老人们有人拎个自家编的草墩儿,或蒲草的、或麦秸的、或高粱叶子的、或玉米皮的,圆的长的、



厚的薄的都是老槐树下最适宜的坐具。更多的是在沙土地上席地而坐。大家总能各安其位,有闭目养神的,有睁着眼睛发呆默想的,有一口一口吧嗒着烟袋有一句没一句闲谈的。一经坐定,便半天半天不动不移,下身仿佛生了根。最辛苦的是那些十岁左右的女孩子们。正是帮大人照看弟弟妹妹的最好年纪。通常是一带一,多的则要带两三个。树下孩童成群成堆,免不了打闹哭叫,这个摔了那个跑了。那些姐姐们就得前挡后护,左拉右拽,一边呵护,一边教训,俨然一个未成年而又称职的小家长。年轻的媳妇们,则是把怀里吃奶、还不会走路的婴儿抱到大槐树下,像撒小猫小狗一样往树荫的沙土上一撒,任爬任滚,任哭任笑。自己腾出手来,在一边咪咪溜溜地纳起鞋底儿来。有的干脆把孩子留在树下,托人照看,自己则回到院子里抓空刷锅洗碗去了。

得到大槐树庇护最多的,是村里那些病残的人。那片绿荫是上天赐给他们的避暑胜地。村庄最南头,住着个拄双拐才能走路的人,我记事儿的时候他二十多岁,正是大好年华,但因故废了双腿已是多年前的事儿了。他是我叔叔的发小,但辈分大,我叫我姥爷。这姥爷曾是个聪明上进的好少年,乡亲们人人看好他的前程。就因为身体的原因,伤残之后再没走出过村庄。大槐树下大概是他最广阔的世界了。一到夏季,乡亲们每天都会看到他悠荡着双腿从家中奔大槐树而来,又悠荡着双腿离大槐树而去,来的时候绕行村东,回的时候绕行村西,来往一次正好绕村一圈儿。每天要绕上两圈儿甚至几圈儿。老槐树下几乎就是他整个的白天时光了。有那么几年,他和道儿北儿独居的七奶奶,住在老槐树正南的患佝偻病的喜头,是树下乘凉时间最长的人。一个七十多,一个二十多,一个十岁出头。老少三人相互陪伴,也一起和老槐树相守相望,成为故乡夏日惯常的风景。在别



人看来或许有点儿凄惨,而在他们的心中,老槐树下的时光,应该是难得的宽慰甚至享受吧?

老槐树下人气儿最旺的时候,还是夏日的夜晚。有说书唱影外来“热闹”的日子就不用说了,平日里只要不是风雨的天气,树下总会坐上一大片乡亲们的。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半个村庄甚至整个村庄的人都相聚在树下。虽然树下和周围地面几乎没有温差,但人们还是爱凑在老槐树下,就像孩子们总爱围绕在慈祥的老人身旁一样。小村之上,夜空晴朗而浩渺,老槐树下便有了朦胧的情境。尤其是明月当空的时候,老槐树下光影斑驳,如梦如幻。月光的雨,洒在老槐树下,洒在乡亲们中间,夏夜仿佛格外清凉起来。“微雨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田园诗人的描述,用到这样的场景也是贴切的。只不过

槐的叶小而密,那雨便细了些,那影也碎了些。这样的夜晚,村庄是很少点灯的,就是有个一星半点,在满月星光里也似有若无。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小村被无边无际的青纱帐包围起来,白天仿佛与世隔绝,夜晚更是幽静。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一个村庄,一株古木,一堆乘凉的人们。刚聚在一起的时候,大人孩子一大片,密密麻麻人挨人,看上去听上去都是乱哄哄的。随着夜色加深,气温也渐渐凉爽起来,树下越来越安静。孩子们停止了吵闹,只剩下大人们断断续续,稀稀疏疏的漫话。约摸个把时辰过去,孩子们个个都困得东倒西歪,大人们也你一声我一声地打起了哈欠,于是,老老少少各带着一身老槐树下的清凉,四散而去,各回各家,当街只留下老槐树守护着村庄,守护着乡亲们的睡梦。



还乡河

□ 王东宇

还乡河发源泉庄村
一泉涌出汇成方塘
西流成河古称漫水
徽宗赵佶易名还乡河
时光远去
什么都可以忘记
唯有一条河
越来越清晰、鲜活
那是故水流
甜美的还乡河
生命最初的河流
从心中流淌、荡漾
面朝河水思绪常流

还乡河是一个根脉
蜿蜒在华北平原
使小镇愈加灵秀
传说更加迷人
河道里有过往的繁华
老桥上收藏赶集上店的身影
让溪水走四方
岁月的染色体
结伴命运的DNA
穿越时间一维的基因
修复碎片的记忆
寻觅童年乡间的日子
老街旧事的情怀

还乡河漫步休闲
捧一把岸边的泥土
把玩、抚摸悠然想起
一道霞光,一条鱼船
一群鱼鹰,一个漩涡
一朵浪花,一片草地
和童年戏水的时光
在芦苇和游鱼之间
有一片自然清新的风景
备份童年难忘的梦境

还乡河缠绕村庄
缓缓地曲折穿行
承载南来北往的客商
河边沧桑的古槐树
在五月灿烂的阳光里
顽强地开着洁白的花
钟情它热爱的日子
眺望着河边游玩的孩子
渐行渐远
走海角闯天涯
背着母亲河的叮咛
演绎成解不开的乡愁
燕山叠翠绿水还乡
和童年里缓慢消失的风景

还乡河,丰饶的母亲河
一滴水照亮未来
酿一坛徐九经
传奇古今
养育一带名医王清任
写就《医林改错》
激荡的流水,构思
《我是一个兵》的主旋律
依然小号般高歌
令我热血沸腾
想起小英雄雨来
燃烧的抗日烽火
和渠梁河大捷的辉煌

凝视还乡河
阅读一部水的经典
小镇在河边长大
水养育了商贸文明
路传驼铃响,水送橹声
童年最美乡音 破烂换泥人
传唱小镇民俗掌故与传奇
陪伴荡漾的水波
一路欢歌笑语
融入奔腾的渤海湾
寻求走向深蓝的路径

新时代 新征程 新篇章
还乡河扩展新风貌
城际高铁运输海量的目光
快速浏览还乡河的碧波
高铁新城构筑观景平台
链接研学寻古的线路
京东第一寺 王氏宗祠
鹤鸣桥 翼杨书画院
接纳南来北去的游人
畅游河北多彩旅行
认识唐山周末的创意
推演中国淘宝小镇的故事
解读京东魅力玉田的内涵
和与世界对话交流的细节



童年轶事

□ 宝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小,上有六个姐姐。我降生时父亲已四十八岁,老来得子,额手相庆,视若掌上明珠,百般疼爱,为袁氏族脉延续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欢乐,然而给家庭也增添了新的负担和困难。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加上家里人口多,吃穿用度就成了很大的问题。那时父亲在滦县民政局工作,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姥姥随我们一起生活。因家里劳力少,打生产队分到的口粮少,父亲虽有微薄的工资接济,一家子七八口人(姥姥、母亲、姐姐们)常常吃不饱、饿肚子,母亲身体虚弱,几乎没有奶水。我生下来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多病缠身。尚还年幼的我不幸得了一场大病,经过两次转院救治,才逃过一劫,捡回一条性命。母亲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起过,三岁那年,我感染白喉送县医院治疗。白喉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症状是:咳嗽、高烧、嗓子痛、声音嘶哑,咽喉周围组织有灰白色假膜,严重者可引发心肌炎,呼吸困难导致死亡。那年代白喉、天花、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等病毒传染病频发,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白喉是病毒之王,一旦染上几乎是九死一生!县医院鉴于我病情严重,遂建议立刻转至唐山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几天下来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

眼看我危在旦夕,父母心急如焚,不顾转院的风险被迫转到唐山传染病医院,紧急隔离抢救了十多天,病情才稳定下来。母亲不能在医院陪护我,只好住在唐山地区烈军属招待所,每天步行七八里地来医院守护着我,但也只能按规定时间隔窗观望,禁止接触病人,时时刻刻盼望我病情一天天好起来。值班大夫和母亲说,你家孩子想妈妈想得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把被褥扔了、衣服撕了,也不配合我们检查喉咽、测体温,整天看着窗外盼着你来,真是招人心疼啊!我长大后,母亲每每提起我住传染病院的经历时,我们全家都热泪盈眶。我终生感恩于父母的精心

呵护与关爱,更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与神圣。

由唐山传染病医院出院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为了便于复查身体状况,我和母亲暂时居住在父亲的工作单位(滦县烈军属养老院)。1961年7月父亲由县民政局调到滦县烈军属养老院,任院长一职。养老院中居住了13名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家属和多名解放战争时期团级干部的烈士家属。父亲敬重他们,带领养老院一班人以身作则,对老人们的衣食住行及身体健康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人心间。父亲亲笔书写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及“服务人员热情高,保证老人身体好”等楷书大字的宣传标语,布置在院内墙体上,以激励工作人员争先创优的积极性。父亲及工作人员的付出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及老人们的赞扬。1965年10月滦县公安局、滦县民政局在新站(车站)合属成立了滦县收容劝阻站,撤销原滦县收容所,调父亲任站长。1980年改革开放后原址又变更为滦县公安局新站派出所。

在我5岁至10岁年间(1966年至1971年)农闲时节,我常常随母亲到滦县新站父亲的工作所在地居住。对当时火车站站台上的天桥、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招待所大楼(也称白楼,县城唯一仿古建筑)、收容所院内西北角、西南角的圆炮楼(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所建)等建筑物至今仍记忆犹新,对父亲同事的手摇留声机、照相机等稀奇玩意儿印象极深。有时我跟随父亲单位的工作人员到火车站遭遣“盲流”回原籍,空闲之余顽皮的我要他们带我上天桥看火车,逛上一圈才肯回来。有时自己也偷偷溜出来,从行李房的偏门挤进去,跑到天桥上眺望东西穿梭的火车。火车进出车站划破天空的汽笛长鸣声,蒸汽机车有节奏的轰鸣声,车轮和铁轨咣咣当地撞击声,月台上喇叭传来清脆的播音声交织在耳旁,好不开心,自己总是玩够了才回去。还有时尾随父亲去招待所大

楼买饭,服务员们都羡慕地说:袁站长(所长)老来得子,真是有福气啊!我的童年是在天真活泼、幸福甜蜜、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滦县火车站(现滦县东站,俗称新站)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周边各县:滦南、乐亭、迁安、迁西、卢龙等地。也是县城商业较为繁华的地方,商场、店铺林立,新华书店是我常玩的好去处,那里看小人书(连环画)是我的最爱。童年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是有小人书看,小人书寄托了我们这一代人童年学习的情怀。在书店内常见一群小孩凑在一起看同一本小人书。心痒时省下零钱或让父亲买心仪喜欢的小人书。依稀记得那时手里有《一支驳壳枪》《小英雄雨来》《草原英雄小妹妹》《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夺印》《箭杆河边》《野火春风斗古城》《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水浒传》系列等最爱的小人书。大约有三四十本吧。我保

管非常精心,爱不释手。有的小伙伴们来借看,于是我就让三姐在小人书的扉页写上警示语: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再借万难。后来大姐家的外甥得了一场病,养病期间喜欢看小人书,当小舅的我毫无吝啬、忍痛割爱都送给了他。前几年二姐家外甥提起我的小人书来还抱怨当舅的当年办事“不公平”,一本未给他,说得我无言以对。这只是童年时光的小插曲,值得回味。

时光匆匆,青春已逝。难改的是乡音,难舍的是乡亲,难忘的是乡情。火车站的站台天桥,招待所的仿古门楼,自家的高堂大院,儿时的朋友伙伴等等,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难以忘怀。由于唐山大地震的破坏和时代的发展,当年的许多建筑及风景早已不在,但上了年纪后依然触摸到童年的影子,它就像电影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童年已走远,但在我时空的隧道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回忆……

